# 八編類纂

左編

宗類

漢劉長劉安　亂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帝八年從東過趙、趙王獻美人、厲王母也、幸有身、趙王不敢內宮、爲築外宮舍之、及貫高等謀反事覺、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日得幸上有子、吏以聞、上方怒趙、未及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

自辟陽侯不強爭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悔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眞定眞定厲王母家縣也十一年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滅布即立子長爲淮南王王早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然常心怨辟陽侯不敢發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臣母不當坐趙時事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不爭罪一也

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不爭、罪二也、
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不爭、罪三也、臣謹
爲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請罪、文帝傷其志、爲
親故不治赦之、當是時自薄太后及太子、諸臣皆憚
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
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時帝舅
薄昭爲將軍尊重、上令昭予厲王書諫數之、曰竊聞
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
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
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

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稱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眞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恣行以負謗于天下甚非可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

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于大王之手明矣

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
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道高帝奪
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
之于古秦漢用之于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
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于大上不可得也亡之諸
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主者坐
令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衛主客出入
殿門衛尉大行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
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

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亡死陛下即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辠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歡欣于上群臣皆得延壽于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孰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王得書不說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反谷口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廼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 母從居、縣爲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炊食器席蓐、制曰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令故美人材人得幸者從居、于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爲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病死、陛下有殺弟之名、奈

何上曰吾特若之耳令復之淮南王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吾以驕不聞過故至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淮南王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傳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迺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置守冢三十家孝文八年憐淮南王王有子四人年皆七八歲迺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陽周侯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叔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迺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迺徙淮南王喜復王故城陽而立厲王三子王淮南故地三分之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陽周侯賜爲廬江王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爲將王迺屬之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由城侯

將兵救淮南王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
王不應而往來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
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迺勞告之
曰南方卑濕徙王王于濟北以襃之及薨遂賜謚爲
貞王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
北淮南王安爲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
卷言神僊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方好藝
文以安屬爲諸父辨博善爲文辭甚尊重之每爲報

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又獻頌德及長安都國頌每宴見談說得失及方技賦頌昏暮然後罷安初入朝雅善太尉武安侯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方今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宴駕非王尚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寶賂其群臣賓客江淮閒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愈益治攻戰且積金錢賂遺郡國遊士王有女陵彗有口王愛陵多予金錢為中詗長安約

結上左右元朔二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后荼愛幸生子遷爲太子取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太子妃王謀爲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内泄事廼與太子詐令詐不愛三月不同席王陽怒太子閉使與妃同内終不近妃妃求去廼上書謝歸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擅國權奪民田宅妄至繫人太子學用劍聞郎中雷被巧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數惡被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元朔五年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河南河南治逮淮南

太子王王后計欲毋遣太子遂發兵計未定猶與十餘日會有詔即訊太子漢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欲發兵是時上不許公卿而遣漢中尉顏色訊問斥雷被事耳自度無何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雍閼求奮擊匈奴者雷被等格明詔當棄市詔不許請廢勿王上不許請削五縣可二縣使中尉宏赦其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迺與太子謀如前計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地寡人甚恥之為反謀益甚

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即喜言漢廷治
有男即怒以爲妄言非也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
等部署兵所從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不愛后太
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
子不省其父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淮南王有兩
子一子爲太子而建父不得爲侯陰結交欲害太子
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　建建具知太子之
欲謀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嚴正上書天子曰毒
藥苦口利病忠言逆耳利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
淮南王后荼荼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

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王陰事書既聞
上以其事下廷尉河南治是歲元朔六年也故辟陽
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陰
求淮南事而構之於弘弘迺疑淮南有叛逆計深探
其獄河南治建辭引太子及黨與初王數以舉兵謀
問伍被被常諫之以吳楚七國為效王引陳勝吳廣
被復言形勢不同必敗亡及建見治王恐國陰事泄
欲發問被被為言發兵權變於是王銳欲發乃令官
奴入宮中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吏中二千
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欲如伍被計使人爲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卽刺大將衞青而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欲發國中兵恐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爲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殺之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南方來呼言曰南越兵入欲因以發兵廼使人之廬江會稽爲求盜未決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卽罷相計猶與未決太子

念所坐者謀殺漢中尉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計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愈欲休即許太子太子自刑不殊伍被自詣吏具告與淮南王謀反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捕王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上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安自刑殺太后諸所與謀皆收

夷國除爲九江郡

## 晉八王 附石苞子崇

晉武帝泰始元年封祖叔父孚爲安平王叔父亮爲扶風王伷爲東莞王彤爲梁王倫爲琅邪王弟攸爲齊王又封群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爲王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衛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咸寧三年衛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爲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衛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

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扶風王亮為汝南王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并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

司馬亮懿第四子也武帝踐祚封汝南郡王持節都督關中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以亮為宗師本官如故使訓道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

事開奏帝大漸詔留亮以後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帝崩亮懼駿疑己辭疾不入於大司馬門外叙哀而已表求過葬駿欲討亮亮知之問計于廷尉何勗勗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爲人所討或說亮率所領入廢駿亮不能用夜馳赴許昌故得免及駿誅詔曰以亮爲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賞誅楊駿之功過差欲以苟悅衆心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其長史公孫

宏與積弩將軍李肇夜以兵圍之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距之亮不聽俄然楚兵登墻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又弗聽遂爲肇所執

司馬瑋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始平王太康末徙封於楚出之國都督荊州諸軍事武帝崩入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楊駿之誅也瑋屯司馬門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以瑋性狠戾不可大任建議使與諸王之國瑋甚忿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並薄于行爲瑋所暱瓘等惡其爲人慮

致禍亂將收盛盛知之遂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而后不之察使惠帝爲詔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三王屯宮諸門廢二公夜使黃門齎以授瑋又矯詔使亮瓘上太宰太保印綬侍中貂蟬之國官屬皆罷遣之又矯詔赦亮瓘官屬遂收亮瓘殺之岐盛說瑋可因兵勢誅賈模郭彰匡正王室以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爲惟一奴年十四駕牛車將赴

秦王柬帝遣謁者詔瑋還營執之于虎賁署遂下廷尉詔以瑋矯制害二公父子又欲誅滅朝臣謀圖不軌遂斬之時年二十一

司馬倫懿第九子也武帝時封趙王元康初遷征西將軍鎮關中倫刑賞失中氐羌反叛徵還京師尋拜車騎將軍深交賈郭諂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求錄尚書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又求尚書令華頠復不許愍懷太子廢使倫領右軍將軍時左衛司馬督司馬雅及常從督許超並嘗給事東宮二人傷太子無罪與殿中中郎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華頠不

可殺乃說倫嬖人孫秀秀許諾言于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等使為內應事將起而秀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將與賢人圖政量已必不得志乃更說倫令且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為太子報讎亦足以立功倫從之秀巧微泄其謀使謐黨頗聞之倫秀因勸謐等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遇害倫秀之謀益甚而超雅懼後難欲悔其謀乃辭疾秀復告右衛佽飛督閭和和從之期四月三日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至期乃矯詔勑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皆當從

命賜爵關中侯不從誅三族於是衆皆從之倫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遣翊軍校尉齊王冏將三部司馬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爲内應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爲庶人幽之于建始殿收吳太妃趙粲及韓壽妻賈午等付暴室考竟詔尚書以廢后事仍收捕賈謐等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郎八坐皆夜入殿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殺之尚書始疑詔有詐郎師景露版奏請手詔倫等以爲沮衆斬之以徇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秀之威權振于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于趙國

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渾有隙渾誘顥奴晋興爲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即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晋興以爲己部曲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並見誅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倫秀驕僭內懷不平秀等亦深忌焉乃出冏鎭許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畏服之允知倫及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乃奪允護軍徙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允視詔乃秀手書也

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屬
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軍及帳下七百人
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于是歸
之者甚衆秀等部分諸軍分布腹心使散騎常侍義
陽王威兼侍中出納詔命矯作禪讓之詔使使持節
尚書令滿奮奉皇帝璽綬以禪位于倫倫僞讓不受
于是宗室諸王羣公卿士咸假稱符瑞天文以勸進
倫乃許之其夜使張林等屯守諸門義陽王威及駱
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
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

居金墉城、尚書和郁兼侍中散騎常侍琅邪王睿中書侍郎陸機從到城下而反、使張衡衛帝、寔幽之也、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崔隨樂廣進璽綬于倫、乃僭即帝位、張林等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秀知冏等必有異圖、乃選親黨及倫故吏為三王參佐、及孫秀與張林有隙、雖外相推崇、內實忌之林為衛將軍、深怨不得開府、潛與秀牋、且說

秀專權動違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可一時
誅之考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誅林倫從之於
是倫請宗室會於華林園召林秀及王輿入因收林
殺之誅三族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秀
及超猗遽走出右衛將軍趙泉斬秀等以狥執前將
軍謝惔黃門令駱休司馬督王潛于殿中斬之三部
司馬兵于宣化闥中斬孫弼以狥時司馬馥在秀坐
輿使將士囚之于散騎省以大戟守省閤八坐皆入
殿中坐東除樹下王輿屯雲龍門使倫爲詔曰吾爲
孫秀等所誤以怒三王今以誅秀其迎太上復位吾

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勑將士解兵、文武官皆奔走、莫敢有居者、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荂、皆還汝陽里第、於是以甲士數千迎天子於金墉、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御廣室、送倫及荂等付金墉城、初秀懼西軍至復召虔還、是日宿九曲詔遣使者免虔官虔懼棄軍將數十人歸于汝陽里梁王彤表倫父子凶逆宜伏誅百官會議于朝堂皆如彤表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於是收荂馥虔詡付廷尉獄考竟馥臨死謂虔曰、坐爾破家也、凡與倫爲逆豫謀大

事者張林爲秀所殺許超士猗孫弼與秀爲王輿所誅張衡閭和孫髦高越自陽翟還伏胤戰敗還洛陽皆斬于東市蔡璜自陽翟降齊王冏還洛自殺王輿以功免誅後與東萊王蕤謀殺冏又伏法

劉琨兄弟少時爲王愷所疾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琨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進於後齋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琨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

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于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

者答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凡妻
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
司馬冏獻王攸之子也封齊王冏主簿王豹致牋於
冏曰伏思元康巳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乃
事勢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
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
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各
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
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
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

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内間外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懸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含奔於長安詐云密受詔使河間王顒誅冏因導以利謀顒從之上表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冏擁強兵以樹置私黨權官要職莫非腹心雖加重責之誅恐不易服今輒勒精卒十萬與州佐並協忠義共會洛陽長沙王乂同奮忠誠廢

冏還第、有不順命、軍法從事、成都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往歲去就、允合衆望、宜爲宰輔、代冏阿衡之任、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燭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群臣救火、死者相枕、明日冏敗、乂擒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促牽出、冏猶再顧、遂斬於閶闔門外、狥首六軍、諸黨屬皆夷三族、暴冏尸於西明亭三日、而莫敢收斂、冏故掾屬荀闓等表乞殯葬、許之

司馬乂、武帝第六子也、封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二公也、乂守東掖門、會騶虞幡出、乂投弓流涕曰、楚王被

詔是以從之安知其非瑋既誅乂以同母貶爲常山王之國乂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三王之舉義也乂率國兵應之過趙國房子令拒守乂殺之進軍爲成都後繼至洛拜撫軍大將軍頃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乂見齊王冏漸專權嘗與成都王穎俱拜陵因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也王宜維之時聞其言者皆憚之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冏遣將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幷誅諸黨與二千餘人顒

本以乂弱冏彊，冀乂為冏所擒，然後以乂為辭，宣告四方共討之，因廢帝立成都王。以為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河南尹李含等襲乂，乂並誅之。顒遂與穎同伐京都，穎遣冏客圖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動，遂殺之。詔以乂為大都督，以距顒，連戰自八月至十月，朝議以乂穎兄弟，可以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穎不從。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大饑，雖曰疲弊，將士同心，皆願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以為未可尅，欲

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乂表曰陛下篤睦委臣朝事臣小心忠孝神祇所鑒諸王承謬率衆見責朝臣無正各慮私困收臣別省、送臣幽宮、臣不惜軀命、但念大晉衰微支黨欲盡陛下孤危、若臣死國寧、亦家之利、但恐快凶人之志、無益於陛下耳殿中左右恨乂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以距穎越懼難作欲遂誅乂黃門郎潘滔勸越密告張方方遣部將郅輔勒兵三千就金墉收乂至營、炙而殺之乂冤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垂涕時年二十八、乂將殯於城東、官屬莫敢往、

故掾劉佑獨送之、步持喪車、悲號斷絕、哀感路人、張方以其義士不之問也、

司馬穎武帝第十六子也、封成都王、太康末、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及齊王冏舉義穎發兵應冏、至朝歌衆二十餘萬、至黃橋爲倫將士猗所敗死者八千餘人、穎欲退保朝歌用盧志王彥策、又使趙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倫復遣孫會劉琨等率三萬人、與猗合兵、距驤等、猗甲耀日、鐵騎前驅、猗既

戰勝有輕驥之心未及溫十餘里復大戰猗等奔潰
穎遂過河乘勝長驅左將軍王輿殺孫秀幽趙王倫
迎天子反正及穎入京都誅倫使趙驤石超等助齊
王冏攻張泓於陽翟泓等遂降冏遂率衆入洛自以
首建大謀遂擅威權穎營于太學及入朝天子親勞
焉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即
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遣
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行至七里澗及之穎住車
言別流涕不及時事惟以太妃疾苦形於顏色百姓
觀者莫不傾心至鄴穎拜受徽號讓殊禮九錫又表

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彊賊相持既久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振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及冏敗穎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後張昌擾亂荊土穎拜表南征所在嚮赴既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穎方恣其欲而憚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等檄乂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師帝軍于若山羊玄之憂懼而卒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伐乂奉帝與機戰于

河橋又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于馬以突咸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初宦人孟玖有寵於頴玖欲用其父爲邯鄲令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爲小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直入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相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戰敗沒玖機機殺之譖於頴曰機有貳心於長沙牽秀等素謟事玖相與證之頴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爲

殘廢頴既而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秀遂殺之頴又收雲及拯下獄殺之夷三族于是進攻京城時常山人王輿合衆萬餘欲襲頴會乂被執其黨與漸降頴既入京師復旋鎭于鄴增封二十郡拜丞相河間王顒表頴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頴爲皇太弟丞相如故制度一依魏武故事乘輿服御皆遷于鄴表罷宿衛兵屬相府更以王官宿衛僭侈日甚委任孟玖等大失衆望永興初左衛將軍陳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頴軍次安陽衆十餘萬頴欲走其掾步熊有道術曰勿動南軍必敗頴會其衆問計

東安王繇乃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
馬王混勸穎拒戰穎從之乃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
五萬次于蕩陰眕二弟匡規自鄴赴王師云鄴中皆
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超衆奄出王師敗績矢及乘
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於槀
中超遂奉帝幸鄴穎改元建武害東安王繇署置百
官殺生自己立郊於鄴南平北將軍王浚寧北將軍
東嬴公騰殺穎所置幽州刺史和演穎徵浚浚屯冀
州不進與騰及烏丸羯朱等所敗騎至鄴穎遣幽州
刺史王斌及石超等距浚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

百寮奔走士卒分散穎懼將帳下數十騎擁太子與中書監盧志單車而走五日至洛羯朱追至朝歌不及而還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至洛方乃挾帝擁穎及豫章王并盧志等歸于長安顒廢穎歸藩以豫章王為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以迎穎衆情翕然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鋒起穎以北方盛强懼不可進自洛陽奔關中值大駕還洛穎自華陰趨武關出新野帝詔鎮南將軍劉弘收捕穎穎於是

棄母妻單車與二子渡河赴朝歌收合故將士數百人欲就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無他意屬虓暴薨虓長史劉輿見穎為鄴都所服慮為後患秘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穎之敗也官屬並奔散惟盧志隨從不怠論者稱之其後汲桑害東嬴公騰稱為穎報仇遂出穎棺載之于軍中每事啟靈以行桑敗棄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之改葬于洛陽懷帝加以縣王禮

司馬顒懿弟安平獻王孚孫太原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二年就國三年改封河間少有清名輕財

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顒可以為諸國儀表，元康初為北中郎將監鄴城，九年代梁王肜鎮關中，石函之制，非親親不得都督關中，顒於諸王為疎，特以賢舉，及趙王倫篡位，齊王冏謀討之，前安西參軍夏侯奭自稱侍御史，在始平合衆，得數千人以應冏，遣信要顒，顒遣河間國人張方討擒奭及其黨十數人於長安市，腰斬之，及冏檄至，顒執冏使送之於倫，倫徵兵於顒，顒遣方率關右健將赴之，方至華陰，顒聞二王兵盛，乃遣長史李含追方，軍廻以應二王，義兵至潼關，而倫秀已誅，天子反正，含方各率衆還，及冏

論功雖怒顒初不同而終能濟義進位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後含爲翊軍校尉與冏參軍皇甫商司馬趙驤等有憾遂奔顒詭稱受密詔伐冏因說利害顒納之便發兵遣使邀成都王穎以含爲都督率諸軍屯陰盤前鋒次于新安去洛百二十里檄長沙王乂討冏及冏敗顒以含爲河南尹使潛圖害乂商知含前矯妄及與顒陰謀具以告乂乂乃誅含顒聞含死即起兵以討商爲名使張方爲都督領精卒七萬向洛方攻商商拒戰而潰方遂進攻西明門乂率中軍左右衛擊之方衆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初於洛水

橋西爲營、於是築壘數重外引麋穀以足軍資又復從天子出攻方戰輙不利及又死方還長安詔以顒爲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顒表廢太子覃立成都王穎爲太弟改年大赦右衛將軍陳聄奉天子伐穎顒又遣方率兵二萬救鄴天子已幸鄴方屯兵洛陽及王浚等伐穎穎挾天子歸洛陽方將兵入殿中逼帝幸其壘掠府庫將焚宮廟以絶衆心盧志諫乃止方又逼天子幸長安顒乃選置百官改秦州及定州及東海王越起兵徐州西迎大駕關中大懼方謂顒曰方所領猶有十餘萬衆奉迎大駕還洛宮使成都王反

鄴公自留鎭關中方北討博陵如此天下可小安無復舉手者顒慮事大難濟不許乃假劉喬節進位鎭東大將軍遣成都王頴總統樓褒王闡等諸軍據河橋以拒越王浚遣督護劉根將三百騎至河上闡出戰爲根所殺頴頓軍張方故壘范陽王虓遣鮮卑騎與平昌博陵衆襲河橋樓褒西走追騎至新安道路死者不可勝數初越以張方刼遷車駕天下怨憤唱義與山東諸侯尅期奉迎先遣說顒令送帝還都與顒分陝而居顒欲從之而方不同及東軍大捷成都等敗顒乃令方親信將郅輔夜斬方送首以示東軍

尋變計、更遣刁默守潼關、乃咎輔殺友人、斬輔。顒先遣將呂朗等據滎陽、范陽王虓司馬劉琨以方首示朗、于是朗降、時東軍既盛、破刁默以入關、顒懼、又遣馬瞻郭偉於霸水禦之、瞻等戰敗散走、顒乘單馬逃於太白山。東軍入長安、大駕旋、以太弟太保梁王柳爲鎮西將軍、守關中、馬瞻等出詣柳、因共殺柳于城內、瞻等與始平太守梁邁合、從迎顒于南山、顒初不肯入府、長安令蘇衆勸顒表稱柳病卒、輒知軍事、弘農太守裴廣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義討顒、斬馬瞻等、東海王越遣督護麋晃率國兵伐顒

王鄭顒將牽秀距晃晃斬秀并其二子義軍據有關中顒保城而已永嘉初詔書以顒爲司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將梁臣于新安雍谷車上扼殺之并其三子

司馬越懿弟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少有令名初以世子爲騎都尉與駙馬都尉楊邈及琅邪王伷子繇俱侍講東宮拜加侍中討楊駿有功加奉車都尉給溫信五千人別封東海王永康初遷司空領中書監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乂固守洛陽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衛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

越為主啓惠帝免乂守事定加守尚書令太安初帝北征鄴以越為大都督六軍敗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兄弟宗室之美下寛令招之越不應命帝西幸以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朝政讓不受東海中尉劉洽勸越發兵以備穎越以洽為左司馬尚書曹馥為軍司既起兵楙懼乃以州與越越以司空領徐州都督以楙領兖州刺史越三弟並據一方任征伐輒選刺史守相朝士多赴越而河間王顒挾天子發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奉迎大駕還復舊都率甲卒三萬西次蕭

豫州刺史劉喬不受越命、遣子祐距之、越軍敗、范
陽王虓遣督護田徽以突騎八百迎越、遇祐於譙、祐
衆潰、越進屯陽武、山東兵盛、關中大懼、顒斬送張方
首求和、尋變計距越、越率諸侯及鮮卑許扶歷駒次
宿歸等步騎迎惠帝反洛陽、詔越以太傅錄尚書、及
懷帝即位、委政于越、吏部郎周穆清河王覃之舅、越
之姑子也、與其姊夫諸葛玫其說曰、主上之爲太弟、
張方意也、清河王本太子、爲群兇所廢、先帝暴崩、多
疑東宮、公盍思伊霍之舉、以寧社稷乎、言未卒、越曰、
此豈宜言邪、遂叱左右斬之、以玫穆世家、罪止其身

王衍有才人也三殺無罪而人心大去氣勢及之可不懼哉

因此表除三族之法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帝不許越遂出鎮許昌永嘉初自許昌率將荀晞討汲桑破之越還於許長史潘滔說之曰兗州天下樞要公宜自牧乃轉荀晞為青州刺史由是與晞有隙尋詔越為丞相領兗州牧督兗豫司冀幽并六州越辭丞相不受自許遷于鄄城越恐清河王覃終為儲副矯詔收付金墉城尋害之王彌入許越遣左司馬王斌率甲士五千人入衛京都鄄城自壞越惡之移屯濮陽召田甄等六率甄不受命越遣監軍劉望討甄初東嬴公騰之鎮鄴也攜并州將田甄甄

弟蘭祁濟李惲薄盛等部衆萬餘人至鄴遣韓冀州號爲乞活及騰敗甄等邀破汲桑於赤橋越以甄爲汲郡蘭爲鉅鹿太守甄求魏郡越不許甄恚故召不至望既渡河甄退李惲薄盛斬田蘭率其衆降甄濟棄軍奔上黨越自滎陽還洛陽以太學爲府疑朝臣貳已乃誣帝舅王延等爲亂遣將率甲士三千人入宮收延等付廷尉殺之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既與苟晞構怨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皆泣涕而去越自誅王延等大失衆望而多有猜嫌散騎侍郎高韜有憂

國之言、越誣以訕謗時政害之、而不自安、乃求入見、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以援京師、越乃羽檄徵兵四方、皆不至、而苟晞又表討越、越自領豫州牧、專擅威權、圖爲霸業、公私罄之、所在寇亂、州郡攜貳、上下崩離、禍結舋深、遂憂懼成疾、永嘉五年、薨于項、初元帝鎮建鄴、裴妃之意也、帝深德之、數幸其第、以第三子冲奉越後、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四十七

左編

宗類

宋劉義宣　亂

劉義宣高祖子武帝孝建元年爲荆州刺史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爲内兄既至江陵即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奉帝爲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曰天下屯危禮異

常日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義宣在荊州十年、財富兵彊、朝廷所下制度、一不遵承、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鉤圻米、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腹心將佐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爲義宣子采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遂許之、臧敦時爲黃門侍郎、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

誘義宣義宣意遂定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質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遺寶亦勒兵向彭城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爲質府佐帝敕質收瑜質即執臺使舉兵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爲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板義宣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

丞相名質西平朱令補車騎名修之皆夜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爲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鎭遠近帝欲奉乘輿法服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止以柳元景爲撫軍將軍以王玄謨爲豫州刺史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進據梁山洲于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

事、命僚佐悉稱名、以太子左衛率麗秀之爲徐州刺史、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修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兵萬人襲江陵。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以子慆爲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鎭江陵、檄朱修之使發兵萬人繼進、修之不從、義宣知修之貳於巳、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州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喜曰。臧質易與耳。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魯爽與義宣至尋陽、以質爲前鋒

而進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于南陵質至梁山列陣兩岸與官軍相拒上以將軍薛安都宗越等戍歷陽與魯爽前鋒戰敗之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上復遣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慶之遣安都帥輕騎追之及爽于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即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爲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并與書曰僕荷任一

方而羣生所統近聊帥輕師指往剪撲單鋒纔及賊奭援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奭累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愳柳元景軍于采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不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孰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臧質少無誼行弟所具悉今藉西楚之彊力圖濟其私凶謀果遂恐非復池中物也義宣由此疑之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令萬人取南州則梁山路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不必敢動下官中流鼓棹

此策更妙

直趣石頭、此爲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于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既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質攻梁山西壘、破之、又遣數千人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爲脩之所敗、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于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彊弱不敵、退還姑孰、欲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

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擐甲莅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壘。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爲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兩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斬諶之首。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

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荆州人隨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冲為武昌郡質往投之冲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於南湖掇蓮實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沉於水出其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

刄亂至腸胃、滎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走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帶州帶甲尚萬餘人魯秀北走義宣不能自立欲隨秀去乃携子慆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刄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閉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旦日超民收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

奴誤我秀赴水死就取其首詔右僕射劉延孫使荊
江二州旌別枉直就行誅賞且分荊二州之地議更
置新州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爲京畿穀帛所資皆出
焉以荊江爲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
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彊大故欲分之癸未
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分荊湘江豫州
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
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
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
鎮根基不易既有見城浦大容舫於是爲便上從之

既而荆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上不許上慮宗室强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上使王公八座與荆州刺史朱修之書令丞相義宣自爲計書未達庚寅修之入江陵殺義宣并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郎蔡超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既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脒利即當取之非惟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爲重乃原之

# 唐李重福

李重福、中宗子、高宗時王唐昌郡、長安末、乃進王譙、神龍初韋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潤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不領事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韋后得政詔左屯衛大將軍趙承恩薛思簡以兵護守睿宗立徙集州、韋后之臨朝也吏部侍郎鄭愔貶江州司馬潛過均州與重福及洛陽人張靈均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貶重福遷集州刺史未行靈均說

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爲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繼統、東都士庶皆願王來、王若潛入洛陽、發左右屯營兵、襲殺留守、據東都、如從天而下也、然後西取陝州、東取河南北、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靈均乃密與惜結謀、聚徒數十人、時惜自秘書少監左遷沅州刺史、進留洛陽、以俟重福、爲重福草制、立重福爲帝、尊上爲皇季叔、以溫王爲皇太弟、惜爲左丞相、知內外文事、靈均爲左丞相、天柱大將軍、知武事、重福與靈均詐乘驛詣東都、惜先與張駙馬都尉裴巽第、以待重福、洛陽縣官微聞其謀、八月庚寅、往巽第按問、

重福奄至縣官馳出白留守群官皆逃匿洛州長史崔日知獨帥衆討之留臺侍御史李邕遇重福子天津橋從者已數百人馳至屯營告之曰譙王得罪先帝今無故入都此必爲亂君等宜立功取富貴又告皇城使閉諸門重福先取左右屯營日中射之矢如雨下乃還趣左掖門欲取留守兵見閉門大怒火未及然左右營兵出逼之重福窘迫策馬出東逃匿山谷明日留守大出兵搜捕重福赴漕渠溺死日知以功拜東都留守鄭愔貌醜多須既敗梳髻著婦人服匿車中擒獲被鞫股慄不能對張靈均神氣自若顧

愔曰吾與此人舉事、宜其敗也、與愔皆斬于東都市、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唐李璘

李璘、玄宗子、少失母、肅宗收養、自抱眠之、長聰敏好學、貌陋甚、不能正視、旣封永王、領荊州大都督、安祿山反、帝至扶風、詔璘即日赴鎭、俄又領山南江西領南黔中四道節度使、以少府監竇昭爲副、璘至江陵、募士得數萬、補署郎官御史、時江淮租賦鉅億萬、璘生宮中、見富且彊、遂有闚江左意、以薛鏐李臺卿等

爲謀主肅宗聞之詔璘還覲上皇于蜀璘不從其子襄成王偒剛鷙乏謀亦樂亂勸璘取金陵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季廣琛高仙奇爲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會吳郡採訪使李希言平牒璘璘因發怒曰寡人上皇子皇帝弟地尊禮絕今希言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何邪乃使惟明襲希言而令廣琛趨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璘至當塗希言已屯丹陽遣將拒戰不勝降於璘江淮震動明年肅宗遣宦者啖廷瑤等與成式謀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在廣陵有兵千餘廷瑤邀銑屯揚子成式

又遣廣陵卒三千戍伊婁埭張旗幟大閱士璘與偒登陴望之有懼色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絓叛逆如後世何衆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汀州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璘使騎追躡之廣琛曰我德王故不忍決戰逃命歸國耳若逼我且決死追者止乃免是夜銑陣江北夜然束葦人執二炬以疑之脩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官軍悉濟攜兒女及麾下遁去遲明

覺其紿復入城具舟楫使傷驅衆趨晉陵諜者告曰王走矣成式以兵進先鋒至新豐璘使傷儒奇逆擊之銑合勢張左右翼射傷中肩軍遂敗儒奇與璘奔鄱陽司馬閉城拒璘怒焚城門入之收庫兵掠餘十縣南走嶺外江西採訪使皇甫侁兵追及之戰大庾嶺璘中矢被執侁殺之傷爲亂兵所害儒奇逃去

吳孫綝 晉灌

孫綝孫堅弟靜之曾孫也綝父綽爲安民都尉綝始爲偏將軍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綝以孫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

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先是五鳳初，蜀使來聘將軍孫儀等，欲因會殺孫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全琮妻公主魯班譖朱公主魯育與同謀，峻殺之。至是亮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朱公主子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殺熊及損。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全公主、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弟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于蒼龍門外，遂圍宮，綝遣中書郎

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彞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琊王休綝從之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爲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符中與綝分省文書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愈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

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綝居外必有變武衞士施朔又告綝欲反有徵休密問張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盟會有變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綝益恐戊辰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内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綝求出休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闓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

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爲等
故也、

晉司馬道子

司馬道子，簡文帝子，出後琅邪孝王，封琅邪王，孝武
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爲務，姏姆尼僧，尤爲親
暱，郡守長吏，多道子所樹立，既爲揚州總錄，勢傾天
下，中書令王國寶性卑佞，特爲道子寵昵，又崇信浮
屠之學，用度奢侈，桓玄嘗候道子，正遇其醉，賓客滿
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
流汗，不得起，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許榮上

疏諫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失帝由是漸不平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卽甯之甥以諂事道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袁悅之因尼妙音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懼復譖甯於帝帝流涕出甯爲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錢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子以牙爲魏郡太守千秋驃騎諮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鑿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旣爲皇太妃所愛親恃寵乘酒時失禮敬帝不能平令聞人奭上疏曰驃騎諮議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

徼戮竊弄威權、衒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贓私狼藉、畏法奔逃、竟無罪罰、傲然還縣、又尼姏屬類、傾動亂俗、穀賤人飢、流殣不絕、由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恒鳴角京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恒以酒醉見恕、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張設吏佐、疏奏、帝益不平、而逼於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爲兗州、殷仲堪爲荊州、王珣爲僕射、王雅爲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漸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競扇、中書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睦、從容言于帝曰、昔

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二十一年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宮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偏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安帝幼而不慧寒暑飢飽亦不能辯初王國寶黨附道子屢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武帝甚惡之國寶懼遂更求媚于帝而疏道子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及帝

明、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媚、道子更惑之、帝旣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于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爲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爲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于府、王恭威震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爲腹心、王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爲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

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日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已任、尚之爲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爲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於潯陽。朝廷嚴兵相拒、內外騷

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爲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知去職、於是大怒、廬江太守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爲元顯謀主、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斂衽請交、元顯性苛刻、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爲客者、號曰樂屬、移至京師、以克兵役、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爲中軍以討之、然道子更爲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

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于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歛不已富過帝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畧惟日禱蔣侯廟爲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遯於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于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元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藉門資素有豪氣既并殷楊專有荊楚

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爲用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孫恩爲亂東土塗地編戶飢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爲之奈何法順曰玄始據荆州人情未輯方就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爲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顯以爲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而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伐桓玄竟以牢之爲前鋒法順又言于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

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而牢之
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
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顯曰非牢之無以
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牢之
素惡元顯恐桓玄既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已功名愈
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
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
酣醉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
元顯遇之公座而已牢之軍溧洲參軍劉裕請擊玄
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

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爲之盡力、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爲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爲輔佐、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之言、與玄交通、中尉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叔父之資、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既成、恐難圖也

董卓之變將在今日矣、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玄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知覺、玄佐史莫不相視而笑、玄版敬宣爲諮議將軍、于時揚土飢饉、漕不繼、玄斷江路、商旅遂絕、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粰橡、大將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遣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戒嚴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

言玄已至大桁、劉牢之遂降於玄、元顯廻入宣陽門、牢之參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于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於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荅曰、爲王誕張法順所悞、於是送付廷尉、幷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都、使御史杜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

宋劉義康

劉義康、高祖子、永初元年、立爲彭城王、文帝元嘉五年、爲荊州刺州、揚州刺史王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

領兵其輔朝政既弘多疾且欲委遐大權每事推讓
義康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義康意猶怏怏欲得
楊州形於辭時以弘弟曇首居中爲上所親委愈不
悅弘以老病屢乞骸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
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曇首勸弘
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三千人義康乃
悅十二年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
入也景仁實引之湛既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而
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爲間已
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義康專秉朝

權湛嘗爲義康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爲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所親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帝不許使停家養病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故湛謀不行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于朝廷

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州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檀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帝久疾不愈、劉湛說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既至、留之累月、帝稍間、將遣還、已下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黃門侍郎植等十一人誅之、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南

譙王義宣爲江州刺史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食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糾討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

三寸、領軍劉湛旣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上寖不能平、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上陰然之、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大將軍從事中郎王履及主簿劉敬文祭酒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

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已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上以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并誅其黨劉斌劉敬文等八人、徙尚書郎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爲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初殷景仁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脚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爲領軍，嘗謂慶之：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頻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驍騎將軍徐湛之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爲長嫡，素爲上所

禮至是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上乃赦之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爲上所重性進利深結義康及湛球屢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左右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與汝云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于家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疎求出爲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爲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上聞而嘉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

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初吳興太守謝述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將南歎曰昔謝述唯勸吾退劉班唯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資奉優厚、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王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

若違令聾便是負初寧陵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書曰會稽姊飲燕憶弟所餘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殷景仁既拜揚州羸疾遂篤上爲之剌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癸丑卒以光祿大夫王球爲僕射以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以沈演之爲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

漢昌邑王　纂統

漢昌邑哀王髆武帝子嗣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曰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賜湯

沐邑二千戸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國除爲山陽郡初賀在國時數有怪甞見白犬高三尺無頭其頸以下似人而冠方山冠又人鳥集宮中王知惡之仰天而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説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内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室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像也宜畏愼自省賀終不改節居無何徵既即位後王夢青蠅

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遂遂曰殿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則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爲福乃放逐之臣當先逐矣賀不用其言卒至于廢

## 漢劉勝

劉勝景帝子封中山王武帝初即位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多怨晁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彊欲削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

言惡疏嚴裝之有磨有創何說左之辭

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事以侵冤建元三年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勝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太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荊軻為之低佪不食雍門子一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潸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明月曜夜蚊蝱宵見然雲

日聽音樂有餘子倆悲之有

蒸列布。杳冥晝昏。塵埃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閼不得聞。讒言之徒蠭生。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臣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以吏所侵聞。于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

稱自分析弱小云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百二十餘人常與趙王彭祖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御聲色趙王亦曰中山王但奢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三年薨謚曰靖

齊蕭晃

蕭晃高帝第四子也時禁諸王畜仗在都下若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

先朝念白象白象兒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
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
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兒亦不見親寵當時論
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北齊三高　雜二

高浚歡第三子也元象中封永安郡公豪爽有氣力
善射騎爲文襄所愛文宣末年多酒失浚謂親近曰
二兄舊來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
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甚以爲憂欲乘驛
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白帝又見御八

宗室以直諫罹極刑

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爲樂雜以婦女又作狐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譏其不諫帝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禍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旣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溲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右臨穴歌謳令浚等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爲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不可出穴帝嘿然浚等聞之呼長

廣王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恐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籠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穴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寵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于浚敕與離絕

高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在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

令立爲王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百年封樂陵王河清三年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敕字德胄封以奏帝遂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敕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人令又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

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
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
之乃開陸令萱説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
無敵觀其相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
早為計帝未決以食轝密迎祖珽問之珽稱周公殺
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啟太后曰明旦欲與仁
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
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桃枝反接其手儼
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
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太后臨哭

十餘騎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

唐十一李

李上金高宗子始王杞永徽三年遥領益州大都督鄜壽二州刺史武后疾其母故有司誣奏削封邑徙置澧州久之后陽若可喜者表杞王上金鄱陽王素節聽朝集義陽宣城二公主各增秩由是上金爲沔州刺史素節岳州刺史然卒不朝高宗崩詔上金素節二公主赴哀文明元年徙王澤歷五州刺史載初中武承嗣誣上金素節謀反召繫御史獄上金聞素

節已被殺耶雅經七子並流死顯州神龍初追還官
爵以其子義珣嗣王
李素節高宗子始王雍授雍州牧方羈丱淬勉自彊
帝愛之轉岐州刺史更王郇母被譖死出素節爲申
州刺史乾封初詔素節病無入朝而實不病乃著忠
孝論自明倉曹參軍張柬之以聞帝欲省其誣武后
滋不悅坐受賕降王鄱陽削戶十七徙置袁州禁錮
終身儀鳳三年爲岳州刺史徙王許歷三州刺史與
上金同追逮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何
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十三葬以庶人

禮子英等九人並誅惟琳璀瑑欽古尚幼長囚雷州中宗復位追故封贈開府儀同三司許州刺史陪葬乾陵詔璀嗣王

李係肅宗子封越王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潰河北朝廷震駭乃以李光弼代郭子儀總兵關東而光弼請賢王爲帥於是詔係充天下兵馬元帥而光弼副知節度行營事係留京師史思明陷洛陽係請行不聽帝寢疾太子監國張后與中人李輔國有隙因召太子入謂曰輔國典禁軍用事久四方詔令皆出其手矯天子制逼徙聖皇天下側目今上疾彌留輔國常

怏怏忌吾與汝又程元振陰結黃門圖不軌若釋不誅禍不移頃太子泣曰此二人者陛下勳舊而上體不豫重以此事得無震驚乎願出外徐計之后曰是難與其事者乃召係曰汝能行此乎係許諾即遣内謁者監段恒俊選材勇宦者二百人授甲長生殿以帝命召太子元振以告輔國乃杝與勒兵凌霄門迎太子以難告太子曰上疾亟吾可懼死不赴乎元振曰赴則及禍乃以兵護太子止飛龍廐勒兵夜入三殿收係及恒浚等百餘人繋之幽后別殿后及係皆為輔國所害

李惲憲宗子封禮王憲宗喪太子吐突承璀議復立儲副意屬惲帝自以穆宗爲太子帝崩之夕承璀死王被殺

李悟憲宗子封絳王敬宗崩蘇佐明等矯詔以王領軍國事王守澄等立文宗王見殺

李湊穆宗子始王漳與安王同封文宗即位疾王守澄顓很引支黨撓國謀盡誅之客引宰相宋申錫使爲計守澄客鄭注同知之以告乃謀先事殺申錫又以王賢有中外望因欲株聯大臣族夷之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上飛變且言宮史晏敬則朱訓與申錫

昵吏王師文圖不軌、訓嘗言上多疾、太子幼、若兄終弟及、必漳王立、申錫陰以金幣進王、而王亦以珍服厚答、即捕訓等繫神策獄、栲掠定其辭、諫官群伏閤極言、出獄牒付外雜治、注等懼事泄、乃請下詔貶王、帝未之悟、因黜湊爲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持詔即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自明、開成三年、追贈懷懿太子、

李濬、穆宗子、史亡其母、始封安王、初楊賢妃得寵于文帝、晚稍多疾、妃陰請以王爲嗣、密爲自安地、帝與

宰相李珏諫珏謂不可乃止及帝崩仇士良立武帝欲重己功即擿溶嘗欲以爲太子事殺之

李成美敬宗子封陳王初文宗以莊恪太子薨大臣數請建東宮開成四年帝乃立成美爲太子典冊未具而帝崩仇士良立武宗殺之於邸

李滋宣宗子始王夔與慶王沂同封帝初詔鄆王居十六宅與五王處大明宮內院以諫議大夫鄭漳兵部郎中李鄴爲侍讀五日一謁乾符門爲王授經鄆王立爲懿宗乃罷昭宗乾寧三年領侍衛諸軍是時誅王行瑜而李茂貞怨以兵入覲詔滋與諸王分統

安聖奉宸保寧安化軍衛京師、天子將狩太原、韓建
道迎之、留次華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變告諸
王欲殺建、脅帝幸河中、帝驚召建諭之稱疾不肯入
敎滋與諸王謁建自解、建留軍中奏言中外異體、臣
不可以私見、又言晉入王擅權卒敗天下、請歸十六
宅、悉罷所領兵、帝不許、建以兵環行在、請誅大將李
筠、帝恩斬筠以謝建、盡逐衛兵、自是天子孤弱矣、初
帝使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往見李克用、二王還、建
惡之、又嗣覃王嘗督軍伐茂貞、于是劾奏比歲兵纏
近輔、諸王皆其禍、使乘輿越在下藩、不得安臣已請

倖求事殺諸王天子備翁附之也

解其兵令延暈丹三王尚陰計以危國請誅之帝曰渠至邪是後三日與劉季述矯詔以兵攻十六宅諸王被髮乘垣走或升屋極號曰帝救我建乃將十一王并其屬至石隄谷殺之徐以謀反聞天下寃之

李裕昭宗子大順二年始王德帝幸華州韓建已奪諸王兵不自安乃請王皇子之未王者既又殺諸王因請立裕爲皇太子釋言於四方時乾寧四年也劉季述等幽帝東内奉帝即位季述誅裕匿右軍或請殺之帝曰太子冲孺賊彊立之且何罪詔還少陽院復爲王朱全忠自鳳翔還見王春秋盛標宇軒秀忌

之審語崔胤曰王既竊帝矣大義滅親渠可留公任宰相盡啟之胤從容言如全忠意帝不許他日以語全忠全忠曰此國大事臣安敢語此此必胤賣臣乃免帝還洛他日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奈何欲殺之言已泣下自齧指流血玄暉即摘語全忠全忠恚帝被弑玄暉置酒邀諸王九曲池飲酣皆殺之投屍水中唐自中葉宗室子孫多在京師幼者或不出閤雖以國王之寶與匹夫不異故無赫赫過惡亦不能爲王室軒輊運極不還與唐俱殫然則歷數短長自有底止彼漢七國晉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禍云

梁蕭綜　　異姓

蕭綜武帝第二子也封豫章郡王遷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領右將軍初綜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恆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請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俑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在西州於別

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徵行至山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裕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亦旣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旣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綜至魏位侍中丹陽王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群臣並弔、入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及蕭寶貢據長安及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渡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